

## 【著者说】

□从玉华

这几年,像很多人一样,我也得了典型的“上帝死了”的精神“空心病”。我不停地“买买买”,蜈蚣手一般,剃也剃不掉;长跑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新兴宗教,可跑道上我找不到自己的灵魂。

这种不可言说的苦闷、对浮躁社会的绝望,几乎成了“中国式”精神贵族病。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极了那个卷在粪球里的屎壳郎,透过粪球的小孔看世界。

我想寻找更多的东西。

2011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在寻找一个故去6年的老人——徐雪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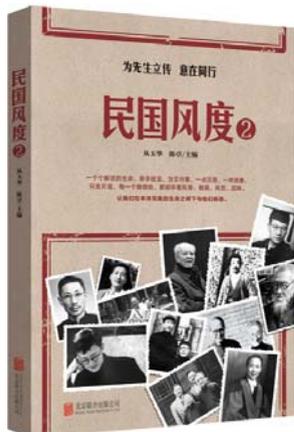
徐雪寒是谁?99%的中国人不知道。在一个纪念会上,吴敬琏扬着白眉毛,没有稿件,讲了很多徐雪寒的故事,弄得有人退场抹泪。

我着了魔般,下定决心要寻找这个一生入狱26年、与顾准相提并论、“用生命敲击改革开放的大门”的人。

他女儿一口回绝了我。她说,对记者没有“信心”,再说她父亲非常低调,从不觉得自己是个“角儿”,大家就忘了他吧。最后我写了职业生涯里最长的采访提纲,说服了她。在一间黑乎乎的茶馆,她很克制地讲了很多往事,好几次,她眼泪在眼眶里打滚,却忍着没掉下来。

后来,采访跟随着徐老10年的司机,他跟我学徐老最后几年,围着围嘴吃饭,掉了米粒,还颤巍巍地捡起来吃的样子。还有徐老看不惯

## 寻找平凡而高贵的灵魂



《民国风度2》  
从玉华 陈卓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腐败问题,气得用拐杖直戳地的样子。

好几个冬天的早上,我都在这段寻找的路上。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鲁志强的办公室出来时,我的“船舱”已经装满了“大鱼”,我像个富足的船长。他的语言像诗歌一样美,他不愿用雪花形容徐雪寒,“雪花太脆弱!”他感慨,“徐老,不是‘雪’寒,是‘命’寒!徐雪寒自己就是人生。”

一个多月来,我似乎找到了徐雪寒,似乎又还没找到。但不可否认,我很“享受”这种寻找的感觉,如果没有截稿日,我相信还会寻找下去。找到最后,我都不确定我是在找一个人,还是在寻找被这个时代“弄丢”的某种东西。

如今,只要下雪了,我就会想起徐雪寒。这个名字

在我心里,更是个形容词,比如努力“活得比徐雪寒还徐雪寒”。

2015年,我又踏上了一段寻找的路,寻找“比院士还院士”的99岁的李佩。

那双被皱纹包裹的眼睛,见过清末民初的辫子、日本人的刀、美国的摩天大楼以及中国百年的起起伏伏。她经历了太多的政治运动、人生湍流,中年丧夫,老年丧女,却从不慌张,“从没有私人的事”。

记得第一次和华罗庚的儿子华光先生一起去拜访李佩,我向老人提了一个问题:“您孤独吗?您有什么力量能扛下这么多事儿?”两个小时采访出来后,华光很生气,认为我这个问题冒犯了老人。

我不想把李佩写成“像土星一般拖着漂亮光环”的典型人物。我只想知道一个普通女人怎样能扛着那么多事,我内心的空洞,为什么她没有;这个“时代病”,为什么她没有。

李佩说:“我一点儿也不孤独,脑子里好些事。”她也没有“崇高的理想”,“我只能帮助周围的朋友们,让他们生活得更好一些”。

“钱、年龄对她而言,都只是一个数字。一个连孤独都不惧怕的人,还惧怕死亡?”一个连死亡都不惧怕的老人还惧怕一个小记者问她“孤不孤独”?

“孤独病”这样的社会大问题,一两句就被她化解了。寻找徐雪寒、李佩成了我抵抗“空心化”时代病的

良药。

我还记得我的同事踩着大雪去探望“爱因斯坦的中国传人”许良英;给“布鞋院士”李小文写万言书信,说服他接受采访;到清华大学寻找骑着自行车的潘际奎……也许,大家都在寻找这个时代的稀缺品。

今年,我们把33位大先生的采访文字辑录成书。他们经历过大风大浪、人生漩涡、风云际会却依然“真着”“痴着”“傻着”“不慌不忙着”“要眇宜修着”……

“以逆境为园林,以群魔为法侣”的叶嘉莹,自比“瘦骆驼的水囊”的来新夏,自称“一生都是跑龙套”的徐雪寒,“内心强大得能容下任何湍流”的李佩,“生命从百岁开始”的杨敬年,“比中华民国还年长100天”的杨绛……或铮铮铁骨,或弱德之美,或徐徐从容,他们各有各的风流!

杜涌涛在《民国风度》序里写道:曾经有那样一个时代,曾经有那样一批人物。他们那样地想着,那样地活着。他们离我们今天并不遥远,但他们守护、在意、体现的精神、传统、风骨,已与我们相去甚远。读着他们,我们感觉到恍若隔世;抚摸历史,我们常常浩叹不已。民国时期的那批学人,有着与今天的学人迥然不同的风度、气质、胸襟、学识和情趣。他们的个性或迂或狷或痴或狂,但内里全不失风骨、风趣或风雅,底子上都有一个“士”字守着。总而言之,是一批不失“硬朗”,而又“好玩”“有趣”的人。

## 【编辑推荐】

《暗夜传灯人》  
杨渡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本书关注的是抗战胜利后尤其是1949年后赴台的知识分子,因暂时无处安置,只能屈就在普通的中学里,但他们热忱地为台湾子弟传道授业解惑,即便经历了漫长的白色恐怖和戒严,依然奉献一生。

《天漏邑》  
赵本夫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大学历史系教授靳五常与学生驻扎天漏村,研究古人之子遗、文明的原型。但天漏村接二连三显露出嶙峋的面目,越是调查下去越是出现更多的谜题,加上两个学生的离奇去世,超自然力量的奇幻与诡谲让靳五常教授的精神濒临崩溃……

《追故乡的人》  
熊培云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本书是一部关于故乡的图文文集。百幅照片均为作者所摄,呈现乡村的日常生活,记录对逝水年华的追忆,更是对最为本质的故乡的追寻。

《被误诊的艺术史》  
董悠悠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出于对画家本意、西方艺术中种种意象运用的不了解,我们在看一幅画时,往往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学会观看细节,才能入门艺术。像侦探亲临案发现场一样,只有将自己放进画里而不是画前,才能充分体验一幅画。

《圣女的救济》  
[日]东野圭吾 著  
南海出版公司

这部推理小说讲述了一名家庭主妇为了挽回丈夫的爱而实施犯罪的故事。被称为神探伽利略的汤川教授,再度挑战高难度的不可能犯罪,去推翻作案人的不在场证明,而谋杀案的答案竟是“虚数解”。

《奇想之年》  
[美]琼·狄迪恩 著  
新星出版社

圣诞节前,约翰和狄迪恩夫妇的女儿病倒了,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新年前一晚,夫妇俩从医院探望女儿归来,约翰突发心脏病。就在一瞬间,狄迪恩失去了共同生活四十年的丈夫……本书记录了狄迪恩生命中艰难的一年,讲述内心的痛苦和无助,展现一个人历劫后的重生与成长。

《独白者》  
向林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心理学博士沈跃留学归国后无意中介入了一起诡异离奇的“首富车祸案”。“真凶”很快被缉拿归案,沈跃却发现了疑点,从首富的抑郁症入手调查,找到了一个关系错综复杂的真相……

《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  
[日]小熊英二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的父亲小熊谦二,十九岁被征兵送往中国东北,后遭苏联拘留于战俘营,三年后活着返回日本后,赶上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浪潮,得以从“下层的下层”爬到“下层的上层”。作者以平实的叙事和开阔的视角记录了自己的父亲作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生命轨迹,同时融入同时期的经济、政策、法制等状况,形成了一部“活生生的二十世纪史”。

## 不能激发孩子的写作兴趣 作文课为何

□张大春

有感于家中孩子苦于应试作文及语文教育,更长期受困于各种不假思索的空话、套话和口头语,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创作新书《文章自在》,以七十余篇文字演绎文章之道,示范各种写作技巧。同时征引苏洵、鲁迅、胡适、梁实秋、毛尖等古今名家文章各一篇,进一步阐述文章妙趣、语言美好,同时也谈到了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

中小学教学现场一直有一个说法(我忍住不用“迷思”二字):不考作文就没办法教写作文。坦白说:我不相信这一点。因为这个说法无法解释孩子在联考时代到会考时代从来不考玩耍,可是一样爱玩耍;不考滑手机,可是一样爱滑手机。

考作文之“理据”看起来是消极性的——也就是说:当教学手段无法激发学习兴趣的时候,就干脆不去激发兴趣,而是激发学习者“不学习就要倒大霉”的恐惧。

我多年来一向呼吁:要彻底除升学主义之魅可能很艰难,但是要从作文教学扭转八股流毒的取向倒是可以做到的。问题在于实施教育的人有没有办法不以考试领导教学(也就是不以激发恐惧带引学习动机)。

我的脸书之友庄子弘是两年之前参加会考的初中生,他传了私信给我,问我:“余秋雨和郭敬明到底怎样?”彼时已无大考小考,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半夜不睡可不只是因为隔日不上课的缘故,他恐怕是真心想印证一下——在他看来“文学造詣可疑”的作家们之浪得虚名或恐会让他睡不着觉吧?

我撑着答了几句,褒贬

玩笑如何,也不太记得了,要之在于这位于我堪称陌生的小脸友对写作这件事有兴趣、对写作的价值判断有好奇心、对写作的成就或名声有想法,这些兴趣、好奇、想法或者不成熟,无论如何却是自动自发的。

我邻居的孩子也在今年应考,她是一位小提琴高手,非常注重课业,随时都检讨着自己和同学在学科方面的评比情况——老实说,我总觉得她竞心太强,日后一定很辛苦。可是,有一天,她忽然填了几阙马致远的《天净沙》,要我欣赏。我细读几遍,发现一些平仄声调上的问题,就提供了点意见。我问她:“这是学校的功课吗?”她居然说不是,“是自己写好玩的”。

“自己写好玩”,表示别人不一定以为好玩。可是从事教育的人不也经常把“适性量才”挂在嘴边,说是要寻找每个孩子真正的兴趣吗?“真正的”绝对不是“唯一的”或者“最喜欢的”,早在卢梭的论述之中,就已经明白昭告天下人:对于一个少儿来说,真正的兴趣是无穷尽的,只要施教者(或成人)让事物显现其趣味。

庄子弘发文提到他的作文二级分,我无意也没有资

格替他争取。可是冲他那一通扰人清梦的留言,我断断乎相信他还保有一种对于更繁复的文学世界单纯而执着的兴趣;至于小提琴高手,我也几乎可以断言:她对元曲的兴趣并非来自与同学做作业较劲的动机,而是自然而然感动于,也回应了诗歌音乐性的召唤。

我一再回忆这些孩子青苗初发的文学兴味,其难能可贵,都令我泫然欲泣;因为我知道:再过几个月,也许几年,经历过课堂上随时压迫而来的考试恐惧,再加上种种为了应付考作文而打造出来的修辞教学,他们就再也不会相信文学最初的感动,也不再记得曾经骚动他们的文字。

他们终将随俗而化,视融入积极竞争而获致主流社会认可的成功为要务。也就像怀特在《夏洛的网》中所讽喻的那样:女孩主人翁芬儿很快地长大,之后再听不见动物们的交谈。

我不是要告诉你文学多么美好,我只是要说:考作文杀害了孩子们作文的能力,让一代又一代的下一代只能轻鄙少儿时代多么言不由衷或人云亦云。一切只归因于年长的我们不会教作文。



《文章自在》  
张大春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